



正上映的电影《隐入尘烟》中，演员海清把自己“隐入”大西北的农村，彻底变成一个农民，完全颠覆了观众对她的印象。敢于把自己彻底“清零”，去潜心创作一个银幕上不多见的形象，可见海清对表演的执着与不懈追求。这一次海清的颠覆性表演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

近日，海清接受齐鲁晚报专访，分享了她拍摄《隐入尘烟》的幕后故事。她将拍摄这部电影视为一次冒险，因为想知道这样的角色自己能否完成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海清忘记之前所有的东西，成为贵英，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农民。



# 专访演员海清：“清空”自己，“隐入”生活

记者 师文静

## 一开始不敢上厕所 后来与小动物混熟

正在热映的电影《隐入尘烟》由李睿珺编剧并导演，演员海清和李睿珺的农民姨父武仁林主演，入围2022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在上映后取得了极高的口碑。

影片讲述贵英与马有铁两个被家庭抛弃的人，在黄土地上彼此慢慢靠近并相濡以沫的故事。贵英身患尿失禁和无法生育的疾病，被哥嫂扔给了村里父母双亡的光棍马有铁。两人跟随四季更迭劳动耕作、饲养家禽、盖屋修房、温暖相伴，期待能治愈疾病，收获粮食，过上美好的生活。

海清饰演的贵英疾病缠身，黄干黑瘦、衰残羸弱，她有一口质朴的西北方言、一张沧桑的脸、一具残缺的身体，很难与海清之前爽朗精明、伶牙俐齿的荧屏角色扯上关系。这是一个让演员完全隐掉、清空自己才能演好的角色，海清为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多。

海清告诉记者，2019年12月她拿到导演李睿珺的剧本，看完很喜欢，得知两个月后要开拍，就放弃了带家人旅行的计划，于2020年1月到了导演的老家——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花墙子村体验生活，花10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与大自然春耕秋收的作息规律完全一致的影片。全然陌生的生活，几乎把海清打蒙。因为农村屋内很冷，海清到了村里就被冻得生病了，发起了高烧；因为害怕院子里的驴、羊和鸡，她甚至不敢穿过院子去上厕所。海清还经历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生活磨砺，“有一天我自己去上厕所，一边上厕所一边跟家人聊视频，结果大公羊进来了，鼻息猛地喷过来，我吓了一大跳，手机直接掉进旱厕，就听

视频那头在问我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淡定地捡出来，也不能换手机，只能擦干净，继续用。后来听说大公羊也吓到了，当晚拒绝吃玉米。”

海清称，她在体验生活中放下了表演的所有技巧、经验、判断和认知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与贵英类似的生活。她在李睿珺的小姨家住下来，和小姨、小姨父一家一起包包子、拧麻花，给小羊接生，把旱厕清理干净。春天到了，冰雪融化，连动物们也都与海清混熟了。

筹备开拍时，因为现买的衣服太新了，海清发愁没有适合贵英的衣服，她就捡小姨、奶奶不穿的旧衣服，又洗又拿锉刀锉，放在太阳下晒，自己做旧。贵英和马有铁结婚新房里面的被褥是导演李睿珺小时候的被子，因为服装、被褥有尘螨，海清起了很严重的疹子。海清说，有次拍村民们在广场上开会的戏，她的助理从她面前走过都没把她认出来……

## 放下所有自我成为她 完成跟自己的对话

要进入贵英这个人物，海清要从外在到内心都蜕变成贵英。海清说，她知道变成贵英很难，但没想到这么难。拍这部戏，海清过了语言关、体形关，也过了自己内心的那道坎，全身心地去感受人物，给角色赋予了独特的灵魂。

贵英的小便失禁问题，海清认为，这不是外化的身体疾病，她想找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。“和导演商讨之后，我开始观察村子里腿脚不好的老人的走路姿势，替换到自己日常的走路上，散步也是用一瘸一拐的戏里的姿势，每一天我都这么走，慢慢地就把步态固定下来。”整部影片中贵英都佝偻着身体、手发抖、膝盖僵硬，唯唯诺诺地活在人间。由于一直保持这样的体态，海清拍完戏后脊柱侧弯了。为了演出贵英眼神

中的黯淡和无神，海清甚至想把自己的眼睛晒成农村人的浑黄模样，结果因为抬头盯了太久的太阳，把眼睛伤得视力下降严重。

电影开拍后，海清跟着导演和小姨父下地干活，电影里的麦子，都是海清和“姨父”马有铁亲手种下的。贵英和马有铁过着朴素的农耕生活，这生活里有最大的诗意人生和悲悯情感。贵英和马有铁相依为命，表达着无言的爱。海清告诉记者，她很喜欢的一场戏是给马有铁送热水，贵英把水抱在怀里，等着马有铁回来喝热水，那场戏象征着两人的感情发生变化，而且水的光影打在马有铁脸上，光影真的很美。让海清最难过的，是影片的最后，贵英哪怕是死了，手里还攥着要给马有铁的馒头。

海清挺过了各种难关，通过这个角色完成跟自己的对话。“其实在接下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演好，所以，我放下了所有的自我来成为她，从想到眼神到肢体语言，我必须要成为贵英，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。这是我跟自己的一个对话。”海清称，很多人会问她，拍这个电影花多长时间、吃多少苦、有多难，但其实对她来说最难的是表演，因为是跟纯素人演员对戏，需要专业演员放下一切，去跟对方拼“真实”。海清完成了这个冒险的表演之旅。

从《双面胶》《蜗居》《王贵与安娜》等都市家庭剧中的“国民媳妇”形象，到《后厨》《心术》《请你原谅我》等行业剧中塑造的独立女性形象，到《小欢喜》《小别离》等剧中的妈妈形象，再到《隐入尘烟》《在一起》《啊摇篮》等不同风格类型作品中诠释的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，海清在表演上做着努力和突破，观众看到了一个演员不设边界、不设限的潜力和魅力。面对未来，海清告诉记者，她想演个特别飒的侠女，因为拍武侠是她从小的梦想，可惜这个机会还没有来。



# 盗版男团蹭“流量”求生 理解不了，还有人追山寨爱豆

近日，山寨流量爱豆们在短视频平台玩得不亦乐乎，好几个高仿盗版男团接连发布成团曲高调“出道”。这些男团成员纷纷取名王二博、鹿哈、王俊卡、范蒸蒸等蹭明星热度，他们不管外貌是否与真明星酷似，极力在行为、穿衣、唱跳等方面加以模仿，吸引目光，赚取流量，而且不少爱凑热闹的人成为他们的粉丝团，一起炮制话题，上演魔幻山寨追星热。

记者 师文静

## 高仿爱豆男团 土味儿吸睛

7月4日，由范蒸蒸、潘玮坡、阿岳组成的EMO男团成立；由宋亚炫、秦宵羨等七人组成的TMT宣布出道。7月8日，由蔡泽坤、华晨灰、王源源、易烊千玺等人组成的TS团也宣布“出道”。此前，还有一个由王二博、鹿哈、鹿啥、黄子诚、权酷龙等人组成的ESO男团，这个所谓的男团因成员黄子诚长得有点像黄子韬、鹿哈长相比较像鹿晗而“闻名”。

这些取名乱七八糟、蹭明星热度的所谓“男团”，在拍视频时成员们会穿花里胡哨的团服，有自己的团舞、成团曲，有舞蹈担当、颜值担当、唱跳担当等分工。成员在造型风格上也模仿明星，有的成员舞蹈跳得还不错，舞姿

比较炫目，但这些团的大多数成员只模仿到了皮毛，跳舞也浑水摸鱼，纯属凑数。山寨男团表面上青春，但一开口“土味儿”气息扑面而来，整个观感有种浓郁的假冒产品味儿。这些“山寨”版爱豆，有的非常吸粉，受欢迎的成员粉丝能达到近200万，刚“出道”的粉丝也有好几万，线下“路演”粉丝也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有粉丝就有流量，也就形成了畸形的“追星”生态圈。

多年前的山寨明星“出圈”靠的是唱歌、跳舞的相似度，看谁模仿得像，目前网络短视频生态中的山寨男团，也蹭流量明星的热度，但并不一板一眼地模仿流量明星，而是通过拍摄搞笑、土味儿短视频去吸粉，比如有的团拍街头搞怪视频，有的成员以搞怪化妆吸睛，有的甚至走乡村大舞台风。这些男团之间还形成了粉丝社交“追星”的话语生态。比如，有人希望鹿哈等长得好看的成员能加入有实力的

团；因为模仿者太多，黄子诚和黄子韬“撞人设”而发生矛盾的故事也是粉丝热议的话题。

山寨爱豆的学历很低，不少是初中毕业生，没有技能，没有学历。有成员坦陈，想要冲出重围出名就只能靠别人的热度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。蹭明星热度吸引流量确实可以走捷径，但不会走太远。

## 流量吸金不易 黑红争议大

山寨爱豆、仿版明星在网络上有着呼应者，也有批评者。粉丝们跟着玩梗，线上线下“追星”忙得不亦乐乎。也有一些明星粉丝和网友提出严厉批评，有的明星粉丝对这些模仿者表示厌恶和不满，认为这是在黑自家明星。有人认为“土味儿”山寨男团与网络刚兴起时的“审丑文化”有一拼。

打开短视频平台，会发现山寨爱豆、盗版男团、山寨明星非常多，

成为一种短视频内容生产分支，套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说法，这都是“明星平替”内容，而这些内容产品面向的是“下沉市场”用户的需求。山寨爱豆模仿秀是一种娱乐狂欢，但在短视频平台生态中，有粉丝就有流量，流量的最终目的还是带货、卖货。这些山寨明星页面基本都有卖货链接，也会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方式赚点小钱，但据说这些山寨团还没有签约网红直播公司，侧面说明其商业价值不大，或者难以挖掘商业价值。

山寨明星、山寨团最大的问题是游走在法律灰色边缘。多年前，不少电视台举办明星模仿秀综艺，催生了很多山寨歌手和山寨演员，山寨明星签约经纪人进行商演，逐渐发展出一条寄生于明星光环下的演出产业链，有的模仿者出场费甚至达到几十万元。不少模仿者被明星送上法庭，被判侵权。山寨明

星过多模仿明星装扮、唱跳作品且用来进行商业行为时，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，可能侵犯明星肖像权和名誉权，且隐瞒自己真实身份进行模仿演出还可能属于欺诈行为。

山寨男团、山寨爱豆虽然不被平台禁止，但傍名人蹭热度有可能影响真明星的声誉，到时候免不了被要求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。山寨男团短时间内热度可能高，时间长了，动静大了，被明星发律师函，就只能偃旗息鼓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